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靖康要録卷一 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隋琦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二

靖康要錄　　編年類

提要

臣等謹案靖康要録十二卷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靖康要録五卷不知作者記欽宗在儲時及靖康一年之事按日編次凡政事制度及詔誥之類皆詳載焉其與金國和戰諸事編載尤詳云云是振孫之時

已莫知出誰手矣今觀其書記事具有月日

載文具有首尾决非草野之士不覩國史日

歷者所能作書末一條稱高宗為今上又所

載秦檜事詞意左袒足徵為紹興時人之筆

也其臣僚奏䟽李綱事綱以忠直之資不主

割地議和觸忤時宰是時耿南仲以欽宗舊

學為相與綱不合擠之出師又減放兵馬令

諸將不受節制幸其敗以快私心䟽綱之奏

極其醜詆葢皆時宰之意而託為百寮同疏以示公論耳宋人雜史傳于今日者如熊克中興小紀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之類大抵於南宋為詳其詳于北宋者惟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而已然世所行長編率多佚缺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補之亦僅及哲宗而止徽宗之事遂以無徵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起政和迄建炎雖較他書為詳悉而所録

事跡章疏惟以有涉金人者為主餘則畧焉此書雖敘事少畧載文太繁而一時朝政具有端委多有史所不詳者即以補李燾長編亦無不可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靖康要録卷一

孝慈淵聖皇帝名桓道君太上皇帝長子母曰恭惠皇

后王氏以元符三年四月十三日生於坤寧殿九月賜

名亶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韓國公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遷開府儀同三司興德軍節度使

進封京兆郡王

崇寧元年二月改賜名烜八月又改賜今名

大觀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荷天眷祐景命有僕承家之慶是生多男年近幼學未親師友因嚴以教宜及其時京兆郡王桓高密郡王楷可於來春擇日出就外學其輔導講讀之官宜以端亮鯁直有文學政事人充選以稱朕意記室翊善可如王友例令王答拜于是以秘書監蔡宲為翊善左司員外郎沈錫為侍講國子司業汪澥為記室安德軍觀察留後知入内内侍省楊震提舉管勾本位

大觀二年正月遷司空武昌軍節度進封定王八月以
國子祭酒汪澥為翊善起居郎翟汝文為侍講起居舍
人俞㮚為記室俞㮚遷以起居郎石公弼代之㑹惠恭
皇后崩至政和元年二月始詔太史擇日以三月巳丑
出就資善堂聽講讀以光禄少卿李詩為翊善辟雝司
業耿南仲為侍講司門員外鄭修為記室甲寅詔宰臣
執政官許就資善堂見定王桓嘉王楷王迎揖於門升
堂就坐王西面宰臣執政官東向送亦如之

二年九月侍講鄭居中因奏事經筵乞講讀官至資善堂見二王許之

四月鄭修卒以左司員外郎張叔夜為記室叔夜罷以符寶郎陳鍔代之

三年正月改官制加太保

四年二月甲戌行冠禮于文德殿或云福寧殿先是御製冠禮降議禮局載五禮新儀之首至是始舉行焉

三月辛卯詔曰若昔明王誕受厥命建立儲貳以係天

下之心朕嗣無疆大歷荷天之休誕育元良是居冢嫡
長子桓年逮志學冠于治朝百辟具瞻主器之長永維
宗廟之重父子之恩考循舊章正位東宫明兩作離為
國大本可以來春出閤立為皇太子其建宫室設官屬
與儀物制度宜令有司討論典禮前期辦具以聞邦家
之慶與四海共之
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慶會上壽押百僚班又詔皇太
子謁廟特許逐室行禮

五年二月乙巳制曰若昔先王必建儲貳以隆萬世之統以係四海之心朕撫世承平念國大本適追求孝乗裕後昆永惟承宗之艱莫如主器之長咨爾萬邦之有衆聽予一人之告猷皇長子太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孝友得於天資溫良成於日就出學外傅率履無違既冠阼階其儀可象方景命有僕介壽考之萬年而明兩作離兆本支之百世蔽自朕志格于天心孚告大廷申錫顯冊矢慎乃德惟忠惟孝欽汝止惟幾惟康用克相

於我家以對揚于休命可立為皇太子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丁未出閤詔改其閤為府甲寅有司備法駕儀仗列于大慶殿文武百官各服朝服立班于庭執事官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殿皇太子冠遠遊冠衣朱明衣執桓圭以入受冊于庭以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為禮儀使翰林學士王黼撰冊文冊文闕或云劉正夫撰審如是則禮儀使亦當用執政宣和殿學士蔡攸書冊殿中監高伸書寶禮畢太師魯國公蔡京率百官稱賀訖又詣東宮賀皇

太子如故事以戶部尚書劉炳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
爲賓客中書舍人蔡靖陳邦光並爲詹事秘書監李詩
爲顯謨閣待制左庶子兼侍讀宗正少卿耿南仲爲徽
猷閣待制右庶子兼侍講秘書少監蘊桓改名瞻爲左
諭德太常少卿葛次仲爲右諭德國子司業曾樹殿中
侍御史華崑並爲舍人知入內內侍省楊震董懿提舉
左右春坊事內侍容機黎景年全淵張彥卿周珣王若
冲王珂管勾左右春坊事劉淵爲家令皇甫僅爲承受

丁巳備法駕謁太廟奏免乘金輅及用鹵簿止依常儀乘馬至太廟易朝服行禮又奏乞免宫僚稱臣並從之戊午奏臣竊覩自昔東宫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竊有所擬無所不備考其執事實無毫末顯是慕為虚名徒費廩食書曰慎乃儉德惟懐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念兹伏望聖慈詳察應東宫官吏不必具備諸司庶局頗令兼攝至於閑徒冗卒舊例有者亦可蠲除務為儉約如此則不惟臣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問學

仰副君父教育之意又奏臣昨就資善堂聽讀尋常須
候邇英經筵已開方取旨定日恭惟聖學高妙羣臣莫
及躬御經筵但欲遵承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講説脩輔
聖明如臣之愚正當力學不可曠日豈應擬視經筵兼
臣問安視膳之外遇還府第綽有餘暇必不同往日深
在禁嚴出入不敢自便今欲乞聖慈許令每日不拘早
晚但稍有閒隙即請學官赴廳講讀所貴為學日益有
以副聖慈撫眷之意並從之

九月乙酉詔皇太子過天寧節赴垂拱殿上壽于親王
前別為一班家令劉淵罷以梁方平代之
六年四月以禮部尚書白時中刑部尚書慕容彥逢為
賓客吏部侍郎劉煥給事中方會為詹事太常少卿賈
安宅為舍人内符寶郎馮楊為家令
六月乙亥詔納故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材女孺人朱氏
為妃令所司備禮冊命是月癸未親迎癸丑詔自今車
駕行幸皇太子免起居從駕

七年十月生子為嫡皇孫封秩比皇子以起居郎李彌大起居舍人趙野為舍人彌大野辭以太常少卿柯棐為右文殿修撰國子司業魏憲直龍圖閣專其事

八年劉煥方會罷以左庶子李詩右庶子耿南仲為詹事

宣和元年以祕書少監曾樹祕書監王易簡為舍人曾樹遷以國子司業程振代之至七年李詩卒以禮部侍郎王易簡為顯謨閣直學士充詹事兼侍讀上聰明仁孝好學而善文自以地偪而望崇每懷兢畏講讀之

暇惟以鬃器貯魚而觀之他事一不關懐人莫能測也

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除開封牧

二十日差内使梁邦彦黄僅押賜皇太子碾玉龍束帶一條不許辭免

二十一日閤分大内娘子用小轎十餘乘入東宫府議事

二十二日申時後入内内侍官黄僅傳聖㫖宣押皇太子入殿内續有快行親從官十餘人催上馬入殿至夜

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殿往龍德宫寧德皇后出往擷景園改充寧德宫是日皇太子登寶位　先是太上皇帝御玉華閣先名宰執及給事中吳敏等日晡内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為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名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名東宫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及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大赦天下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皇帝即位

壬戌制曰我國家創業守成綿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劇春氷載惟臨馭之艱凛深朽索矧今邊陲未静師旅方興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遍遐之望可大赦天下應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制以皇太子妃朱氏可立為皇后

癸亥詔越王燕王賜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詔梁方平

將兵七千守濬州何灌將兵二萬守河津以探報敵騎漸迫故也

丙寅詔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敎主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令禮官討論典禮

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丁夘皇帝御明堂青陽左个以歲運播告天下又詔班月朔受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宫朝賀太上皇帝百官班門外宰相執政進見　御札朕光膺眷佑寅奉燕詒載惟非薄之資獲撫盈成之運宵衣

罔怠旰食靡遑發政施仁懷日靖四方之志經文緯武圖永康兆民之功式紀初元是新美號庶格神靈之助遂臻華夏之和茂謹王春豈特遵魯史踰年之議適寧國步蓋將紹周人過歷之期自宣和八年正月一日改為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體朕意　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左右有訓朕甚慕焉内顧眇躬獲保大器未燭治道若臨深淵思聞藎言以補不逮應朝廷之闕失政事之僻違保邦御俗之方安民禦敵之策詢於有衆

咸極敷陳惟骨鯁是求惟藥石是用毋或回隱溺於導
諛洽爾忠良竚聞正論至於逆耳而利行朕當舍已以
從人雖有過差必無罪譴朕言必信衆聽無疑自今中
外臣僚以至民庶並許實封直言得失在京於合屬處
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遐邇咸知至意
臣僚上言一應諸軍坐倉指揮更不施行從之
二日聖旨恭奉道君玉音比以憂勤感疾禱於太清旋
日康復方燕處琳館靡有萬幾之繁可以躬伸報謝今

春就貞元節前擇日詣亳州太清宫燒香朕祇奉睿訓敢不欽承其令有司前期戒具供頓儲偫毋或不虔

御史中丞陸德先除職與郡徽猷閣待制何㮚除御史中丞　國子祭酒謝克家起居舍人唐重並除左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王雲除給事中　侍御史鄭滋除中書舍人國子司業孫覿除侍御史　任諒知京兆府替盛章赴闕

三日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刦掠殆

盡朕在纘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寔有名
已戒六師躬行天討將士銳于敵愾夢卜協于禨祥庶
寧邦國之患克紹祖宗之烈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
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疾速檢舉施行　聖旨道
君太上皇帝臨御天下常恐一物失所一民不被其澤
朕每問安視膳親聞聖訓而臣下務為誕慢蒙蔽四方
利病不即以聞比者發自睿旨親布德音凡擾民害物
之事一切除去百姓伏讀流涕歎息自今仰官司悉意

奉行敢有苟簡滅裂懐奸挾情以沮格詔旨者並重行典憲　聖旨詔命之出以信四方倘朝令夕改人用不孚自令令三省詳議施行不得輕有改易使人心疑惑凡詔勑有不經三省者官司不許施行違者並科違制之罪　聖旨方今軍興應内外官司局所除留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應副道君太上皇帝外其餘一切依熈豐法合罷者並罷錢物並歸左藏庫送納三省樞密院條具以聞由是凡一百五處皆罷之　聖旨召募武

學及第有材武方畧或有戰功及曾經戰陣及經邊任大小使臣及諸色膽勇敢戰之人　聖旨祖宗典訓具存綱紀脩明四方孚信朕初嗣大統當與執政大臣共遵成憲自今除授黜陟及恩數等事並須叅酌故實進呈取旨施行　吳敏除知樞密院事唐恪除吏部尚書李梲除同知樞密院事　聖旨從官不才者並取旨罷在外從官填闕　宋㬇除徽猷閣待制添差發運使王時雍除戶部侍郎盧益除知東平府蔡脩除資政殿大

學士知鎮江府　聖旨朱勔放歸田里王黼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李彦賜死王黼李彦並籍沒家產　門下侍郎吳敏除親征行營副使許便宜行事兵部侍郎李綱顯謨閣直學士聶山除親征行營使司叅謀官團結軍馬于殿前司　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除恭謝行宮使尚書右丞宇文粹中除恭謝行宮副使廣陽郡王童貫除東京留守　奏報斡里雅布兵距河濬州不守梁方平戰衂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敵遂

渡河　是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而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

四日聖旨今來團結軍兵捍禦敵馬如立到功效並當不用常制倍加酬賞　兵部侍郎李綱除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同知樞密院事李棁除副留守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綱侍班延和殿下聞宰相執政欲奉鑾輿狩襄鄧遇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語之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

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綱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
莊曰諾即具奏得旨別對因奏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
下出狩以避敵果行之宗社危矣且太上皇帝以宗社
傳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守白時中曰都城
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
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何之若能率厲將士慰安民心
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
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𢇁脩百未及一二丈

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
上顧綱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遂詣新
城東壁徧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
如何懋對亦以城濠淺狹不可守綱曰城堅且高樓櫓
誠未備也然不必樓櫓亦可守濠河惟樊家岡一帶以
禁地不許開鑿誠為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
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
計莫若整齊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

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
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
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
職也時中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為
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不足以鎮服士
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缺趙野對曰尚書右丞缺時
宇文粹中從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
帶并笏上進膳訖再名對於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也

宰執猶以去計勸上詔綱留守以李棁副之綱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為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敵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猶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丘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錫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

上色變降榻曰卿等毋留朕將親往陜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固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即取紙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遣還中宮國公因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一以委卿不管少有疎虞綱皇恐受命與李棁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尚書省宰執宿於内東門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　聖旨聶山充留守司隨軍計度轉運使

五日聖旨白時中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　是日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宰相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襆被皆將升車李綱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綱固拉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

孰與為衛且敵騎已逼彼知乘輿去不逺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令輟行綱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上復御宣德門見將士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欄杆久之復降輦勞問將士令大臣撰數十語叙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于是固守之意始決　聖旨右丞李綱充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副指揮使

曹𤗊充親征行營副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備差遣統制統領准備差使百餘人選差三省吏兵户房人吏數十人賜銀絹錢一百萬貫匹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 聖旨六尚局並依祖宗法

七日制曰門下軌三光而遂萬物允資當軸之勲遜五品而奠四方尤賴秉鈞之大亟頒廷號登冠台符起復

銀青光禄大夫少宰守中書侍郎李邦彦俊德明謨宏才遠器學貫天人而守之以虚静之量識窮治忽而發之以忱恂之詞蚤冠掄魁旋持從槖嘉猷婉畫久翔政路之榮偉學英聲寖亞冢司之重粤自定策彌見竭誠日月增輝方壯朝廷之勢風塵有警遽深邊鄙之虞盡忠而人絶間言制勝而慮無遺箕謝安之矯情鎮物足抗苻秦李靖之料敵臨機何憂突厥國威既振民志以寧是用序陞揆宅之官進貳納言之任文階峻陟井賦

陪敦以彰體貌之嚴以示倚毗之厚惟時所望非朕敢
私於戲杜如晦長於斷謀坐翊隆平之運姚元崇善於
應變永扶康泰之期勉紹徽聲茂觀丕績可特授起復
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　制曰股肱之起元首庸間帝
舜之歌舟楫之濟巨川備載高宗之命聿求雋望式賛
鴻圖在考慎以惟精顧登庸之敢後誕揚孚號明告治
廷通奉大夫守中書舍人張邦昌識敏而器宏才全而
學博潔於行己保禮義廉恥之四維端以立朝茂正直

剛柔之三德粤登膴仕亟告嘉猷念天步之方艱憂民心之未定允資厭難尤頼協恭是用擢陛揆丞之崇進貳上台之重仍兼官於鳯沼俾亮采於龍墀并衍爰田申加真食庸昭異數益示殊私以朕初載論相之明為爾盛年得君之寵於戲敉寧中外矯情當慕於謝安鎮服邇遐守正宜師於裴度欽承予訓益懋乃功可特授正奉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熙朝任相當嚴進退之規明主馭臣宜厚始終之禮惟時端揆翊我初元

顧謀國之未臧肆推恩而許罷特頒渙號用亶具僚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性稟中和心存豈弟早通經術藹有薛平韋之聲晚被眷知居蕭曹魏丙之地方敵騎縱横之日乃廟謀經畧之時排難戎庭懦弱訖成於無斷投閒真館保全實賴於有容賜以安車俾還私第爰念上皇之元弼載憫春宫之舊賓時示眷存聿崇體貌錫隆名於秘殿俾佚任於殊庭拓衍爰田陪敦圭賦於戲參朱邸之佐嘗克盡於忠規追赤松之遊尚永

綏于壽嘏祇膺異數益體至恩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依前特進慶國公　聖旨令從官舉文武臣僚堪充将帥并有胆勇者以聞　是日金將斡里雅布軍至城下屯孳生監差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借工部侍郎充大金軍前計議使康州防禦使高世則副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挂氊幕安砲坐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檑

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司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敵騎不可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七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敵馬至城下

八日聖旨趙野除門下侍郎王孝迪除中書侍郎蔡懋除左丞唐恪除同知樞密院事吳幵莫儔權直學士院

金人攻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行營使司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於城下火船至即以長鉤摔禦搭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頓叉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方定金人攻城北武泰軍節度河東河北路制置使兼副統制何灌死之金使吳孝民來詔遣李梲鄭

望之高世則同詣金營

九日傳報敵攻封丘酸棗門一帶甚急詔行營使李綱往督將士捍禦綱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即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兵至門敵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弦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坐砲及之而金人有乘栰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

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鐶是日敵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矢集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中傷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襃諭給内庫錢酒銀椀綵絹等以賞將士人皆懽呼自夘至未中間殺敵數千人敵知有備不可攻乃退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　金使蕭三保努耶律忠王汭并給事中李鄴來獻玉帶玉箆刀名馬各一　聖旨朝散大夫提舉江

州太平觀許翰除給事中

十日聖旨大金所需犒軍等物數浩瀚朝廷雖竭力應副如供祀宗廟器皿亦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官之家已行告諭盡數供助尚恐未能供數忠義之民理宜體國將私家所有願助國用者限日下於戶部尚書聶山等處送納朕當與汝等共享安泰令開封府多出榜告諭　聖旨大金國重兵攻打京城欲盡行殺戮般取財物朝廷以生靈為念遣使議和只要金銀犒設人馬

方肯退回朝廷將應干官司庫務現在并文武臣僚之家金銀應副外尚未敷數今來事不獲已理須權宜措置庶免吾民肝腦塗地可應在京士庶之家將現在金銀權行借用限日下於左藏庫送納如有隱漏藏匿並當籍沒家財仍許人告以所藏之物給半充賞如納數多當議量度於文武官内安排與理選限不碍正法理為官戶注授優便差遣　勅門下朕以寡昧履承至尊任大而守重顧德弗類不能仰當天意屬鄰敵入犯割

地尋盟遽傳多壘於四郊豈特蹙國之百里征求財賄

虔劉邊陲朕甚愍焉延問公卿側席而坐夙夜祇畏不

遑康寧思弭艱虞宜從貶損自今月十一日避正殿減

常膳冀上天助順萬國効忠交扶不拔之基永底丕平

之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御筆蕃衍宅諸王府所有

金銀絹帛並只令交付朝廷以大金所要如違並從軍

法　是日斡里雅布移軍牟駝岡都城外西北隅地也岡

勢隠鱗如砂磧三面阻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監牧馬

之所芻豆山積宣和中郭藥師來太上皇命打毬於此知其可立營柵故敵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　北使欲得親王大臣為質皇弟康王請行詔康王及少宰張邦昌同往軍前議事蔡懋充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從李綱所乞也　上御崇政殿引使人入對出斡里雅布之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大抵指陳道君之失闇上內禪顧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詔李棁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是日棁等至金人

軍中斡里雅布南向坐棁望之北面再拜斡里雅布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馬駞騾驢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棁等達朝廷棁唯唯而已是日康王出使軍前

十一日中書省劄子應中山太原河間府并屬縣及以北州縣已於誓書中議定便令交割與金國若有州府不肯聽從仰將所賜府州令歸金國詔書指揮守臣正月十一日奉聖旨降詔

十二日差李鄴高世則充金人送伴使　聖旨令張道濟於內侍之家共取銀五百萬兩金一百萬兩仍差何㮚周懿文開封府拘收童貫蔡京等家差唐重謝克家李擢師驥於蔡京童貫何執中鄭仲高俅王黼彭端劉

宗元等家并其餘戚里應所有金銀並行直取日下於
元豐庫送納若有徇情隱庇或轉為藏隱許諸色人告
給半充賞隱藏之人並行軍法　聖旨開封府尹王革
為政慘酷搆造語言可落職在外提舉華州雲臺觀日
下出門本處居住王鼎落職許隨侍梁師成朋輔王黼
衆議不容可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華州安置差使臣
日下押出門本處交割　御筆將趙元奴李師師王仲
端及曾祗應倡優之家并袁陶武震史彦蔣翊郭老娘

逐人家財籍沒并内侍省官道官樂官曽經入内醫官
輦官幕士忠佐并應曽經特賜金銀許繫金帶人及楊
球張補姜堯臣李宗寶張師寶李宗振宋暉董庠金銀
並仰聶山何㮚周懿文李光只令直取臣僚上言竊見
戎馬生郊侍從官義當體國乃者營私謀已圖去朝廷
者十已三四班綴空然衆目駭視訪聞禮部尚書衛仲
達素與趙良嗣狎昵無間今者忽稱病乞假遂擕家以
行工部尚書張勸身為八座乃求淮南幹當公事而去

按仲達勤皆險佞不才平日叨竊寵祿當急難之際傾搖人心倡為避兵之計理不可容奉聖旨衛仲達張勤特除名勒停令開封府差人勾捉前來　符寶郎李先除右司諫

十四日聖旨三省樞密院號令所出體統之嚴靡容僭差昔在神祖釐正官制事不以小大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審覆尚書省施行樞密為本兵之府朕嗣承大統惟懷永圖嘉與輔臣共遵成憲自今除中書省畫旨門

下省審覆尚書省奉行樞密專兵政外一遵元豐官制毋或侵紊

十五日太上道君皇帝渡揚子江至鎮江府　聖旨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並自陳納官　顯謨閣直學士聶山試戸部尚書

十六日詔曰門下朕祗膺駿命嗣守慶基立𤯝而始於家用廣儀型之化受社而施於子載圖夾輔之勲眷賢冑之夙成攷彝章而申錫涓辰斯吉渙號其孚皇子髙

州防禦使諶莊重而溫良愿恭而美秀氣稟乾坤之粹
岐嶷得於自然質凝金玉之英聰文敏而寖茂克謹承
顔之範甫臨就傅之年茲太上皇之嫡孫寔予一人之
長嗣已膺禦侮之寄未疏立社之封寵典有稽僉言來
諗是用胙以隰川之樂國將於霅水之要藩貝胄朱綅
緫中軍之徒御玄衮赤舄視亞保之威儀亟陞王爵之
崇申衍戸租之富以明天屬以厚人倫嗚呼聖人何以
加於孝乎朕則身先于垂訓天下無生而貴者爾其寵

至而聿修祗服恩榮永綏壽嘏可特授檢校少保昭慶軍節度使大寧郡王

十七日殿中侍御史李擢奏乞依近降指揮士庶納金銀數多者先授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勸來者奉聖旨依奏由是百姓王宜王革以下推恩有差　戶部尚書聶山兼領開封尹試工部侍郎鄭望之特授戶部侍郎　聖旨李梲李鄴鄭望之奉使失詞妄許金人金幣並罷

十八日聖旨鈔旁定貼錢並罷依祖宗法諸路贍學戶
絶田產合歸提舉常平司諸州郡見納免行錢可並罷
聖旨應批降處分雖係御筆付出者並依祖宗法作
聖旨行下常切遵守　聖旨廉訪使者罷其走馬承受
公事依祖宗法　孟鉞上章薦范宗尹朱夢説聖旨依
奏並名赴闕　是日統制官馬忠以西京募兵至遇金
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
遊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居

十九日兵部尚書路允迪除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差奉使河東

二十日專領收簇大金國犒軍金銀所面承聖旨大金國兵馬圍京城其勢甚急朝廷為宗社生靈遣使議和須藉金銀幣帛以結盟好金國要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今來所斂金銀上自宗廟宮禁乘輿服飾之物盡行刻刷止得金三十餘萬兩銀一千二百餘萬兩數尋津致前去大金為見其數未足復遣使臣諭意難為退

軍兼恐兵衆犒賞不均必致怨怒却乘攻城男子盡殺婦人驅虜屋宇焚燒金銀錢物竭底將去今來計無所出遂將前後黃榜並行拘收別出榜文訓諭朝廷迫切之意仰自今月二十一日為頭應執政侍從官宗室外戚內侍官横行并許權繫金帶將金帶納官仍將在家所有金銀盡數赴逐庫送納外其餘士庶諸色人並仰於兩日內罄所有金銀立便送官如有藏匿寄附送納不盡之數限滿並許諸色人告論雖於法許相容隱之

人亦許陳告並以所告之數三分之一充賞告及金萬兩銀十萬兩除告賞外仍與成忠郎金千兩銀一萬兩除賞外與承信郎如親鄰知情不告告而不盡並與同罪籍沒家財誣告不實以其罪罪之今來所降指揮事出急切若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遂致家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仰士庶體認朝廷愛民憂國之意疾速前來送納俟事定日等第推恩如敢違旨定行編配所有金銀綾絹送納州南赴左藏庫州北赴元豐庫州東

都茶場州西榷貨務交受　靖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奏李綱上奏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度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曚可也于是别置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隷宣撫使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左右中軍而已

二十二日聖旨今後金國稱呼只以大金為稱合用國

字者依自來體例施行更不得以金國為稱

二十三日聖旨借到士庶金銀令拘收籍沒王黼李彦等房廊住宅田土及戶絶田産給還願請空名官告補度牒紫衣師號者聽

二十五日直祕閣折彦質落致仕除直龍圖閣充宣撫司叅謀官日下供職　開封府奏本府提事使臣韓膺等狀蒙差體究王黼所在契勘王黼二十四日至雍丘縣城南二十里永豐鄉輔固邨為盜所殺取到首級申

二十六日宰執等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又送以服御犀玉腰帶珍珠寶器珍禽香茶錦綺酒果之類并以祖宗以來寶藏珠玉等准折復率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於是王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收簇犒設大金軍兵所為名揭長榜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許奴婢及親屬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

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

二十七日勤王之師大集西兵將帥日至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皇妃皇子帝姬墳墓殯殯發掘殆盡李綱上奏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於是始有用兵之謀

二十八日檢會開封尹王革言兵曹掾孫恭士曹掾張

裒並擅棄官守出城逃竄奉聖旨並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停勒恭送桂州裒送昭州編管令差人勾捉管押前去　泗州奏承發運使盧宗元所下司牒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應淮南兩浙州軍等處傳報發入京遞角並令截住不得放行聽候指揮又於正月十四日承恭謝行宮使司劄子奉道君聖旨杭越兩將將兵江東路將兵及逐州不係將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團結起發聽候指揮使喚先具兵帳申奏仍劄下鎮江府揚

泗州照會如已差發過人數並截留具奏臣等看詳本州先於正月初七日准尚書省黄牒十二月二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道君聖旨除教門事外餘並不管臣等今來所承發運司并行宫使司兩次指揮係是軍期要切利害未審合與不合依稟施行奉聖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揮　戶部尚書聶山除延康殿學士淮淅荆湖制置發運使祕書省校書郎余應求奏臣聞春秋之義大正始克正其始後罔不正始之不

正後將若何陛下嗣位之初強敵入犯雖日事守禦未暇施為所尤當正始以示天下曽未踰月其失有七若積日累月萬幾之微所失可勝言耶雖曰宰輔非才朝廷之過亦陛下之失也臣請陳之陛下踐阼之次日太上帝后之典冊未舉而宣制先立中宮議者謂陛下緩於父母之禮而篤於夫婦之愛若宰執有請是導諛也若出陛下意而不能建明是縱欲也二者無一可此失一也太學諸生上書陳六臣之奸陛下不能以義斷恩

即賜施行遂使羣奸隨太上東去今召之不敢來責之不即罪可不為深憂乎此二失也金人入犯長驅而南有大河之險以為守禦梁方平何灌各將兵數萬不為夾河固守之計無故退師使敵馳騎直抵城闕陛下驚憂忍垢屈己而與之和二人之罪大矣稽之軍法在所不赦何灌雖褫官自効而梁方平偃然自如畧不施行賞罰功罪如此何以使人必用命乎此三失也人主以論相為職得其人則天下治失其人則天下亂今日所

以台亂至此者論相非也陛下中興尤宜慎此初罷白
時中繼聞翰林草制搢紳屬望賢相而宣制之日輿論
沸騰咸謂李邦彥之空疎張邦昌之庸謬在上皇時備
位政府累年曾無一言規正裨補今日之事預有罪焉
往事已如此又烏能輔陛下惟新之政乎若王孝迪蔡
懋李梲路允迪之進用士論尤喧鄙之搢紳士大夫豈
無英傑而必用次選哉此四失也諫官之職所以輔導
人主其任甚重近者至使諫官家至戶到搜索金銀使

之既非矣而諫官亦受而不辭市井之人指而笑之或曰彊敵在郊事出迫切然君之使臣雖艱難倉卒猶不可以廢禮此五失也梁師成時若愚皆往時奸諛之甚者罪當誅斥近聞内侍官道觀金銀皆使二人總之又聞臣僚所上書疏尚仍昔弊送文字庫外議咸謂陛下復加信任臣固知其不然而流言籍籍小人因得以濟其奸不可不慮此六失也近日又宣皇子封郡王之制夫以陛下元子禮所宜先而艱危之時宗社未保城門

閉拒中外不通未宜急者稍候數日敵退而復命之豈曰後時哉此七失也陛下頃在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令事之失中者天下之人皆知非陛下之過然宰輔非才不能輔導已如此而諫臣又噤默不以聞臣竊惜之臣又聞古之聖賢不貴於無過而貴於改過不患於有失而患於不聞其失故書稱成湯之改過詩美仲山甫之補闕而子路聞過則喜聖人與之君子知過而能改小人則文過而飾非故也茲事既往言之無及誠望

陛下考慎其相擇賢而命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後有過舉不吝改之以成日新之德則聖人之道優矣臣草茅一介輒觸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赦其狂愚而採擇之幸甚

二十九日聖旨高衛日下催促沿路綱運發來赴闕宋喚罷能發運與在京差遣　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梁師成至八角鎮卒

三十日新除吏部侍郎王寓奏四壁城上守禦兵卒器

仗並已足備而居民烏合無用特用准備臨時搬運矢
石而已且令籍定姓名緩急勾呼奉聖旨權令放散
發運司曾句文字王以寧進士任申先沈穀並名赴三
省審察　聶山且依舊管戶部尚書并開封尹職事
聖旨訪聞隨從道君殿前宣撫司等人兵往往拖後赶
隊不上因而逃亡者甚多可並與放罪依舊歸元軍收
管仍與犒設　御筆遣內侍李中正差往東南尋宇
文虛中

靖康要録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靖康要録卷二

二月一日皇帝御明堂頒朔　詔聶山充發運使措置軍興粮草應江淮荆浙福建諸路軍政兵器並令措置以聞或有差撥並聽聶山節制敢有稽違盡行軍法

二日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劫金寨不克而奔

三日李綱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司种師道罷宣撫使

牛發羅親征行營使司　發運使聶山添差領開封尹

依舊户部尚書

四日金人求上母弟為質乃以駙馬都尉曹晟使其軍

晟尚榮德帝姬與上同生故遣之避金主名改晟曰實

兵部員外郎臧瑀職方員外郎秦檜充割地使

五日手詔士庶伏闕上書願見李綱种師道朕深諒爾

等忠義已令綱師道傳旨撫諭若更有乘時恃衆亂行

毆打内侍令綱師道以軍法從事便令退散如後去之

人當行軍法　御批李綱依舊右丞提舉京城四壁應
舊行營兵馬孟鉞上言臣近乞召用朱夢説范宗尹事
已蒙俞允天下幸甚臣更懷廹切之誠望賜采納臣聞
太常少卿李綱推孫忠自許之誠首決天下之大事蒙
陛下處以股肱之任雖愚憒無知之人亦皆皷舞欣忭
況忠直有識之士哉今日忽聞李綱緣用兵少挫已蒙
加罪以常情論之固當如此以大事論之則臣别有愚
見夫李綱起自孤寒奮不顧身施骨鯁藥石之論當披

堅執銳之敵可謂忠孝之極人所難能也然一人之才安能盡千萬人所長諸葛蕭管之亞匹也猶有治戎為長奇謀為短之説然先主不以其奇謀為短而不用也惟在人君因所長而任之耳陛下若謂李綱短於用兵令罷行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之職民心定不安也非特民心不安又恐天下知李綱緣忠正大用以撤罪重責使賢良之士畏懼而不敢言壅遏之獘自此始矣臣竊為陛下痛惜之伏乞始終保全令依舊裁决大事專

一進退人才庶少裨陛下重光之明仍候朱夢説范宗尹到闕亦行大用奉聖旨依奏　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臣聞任賢勿貳去讒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妬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

中張邦昌趙野王孝廸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衆監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彦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又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惑莫知所以此必邦彦擠陷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彦等嫉若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決大策用兵偶有

些小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敗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以為善小挫亦豈足以為辱況示怯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日夜勸陛下他幸茲豈為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已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只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唱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師一城閧然騷

動弗安其居至聞羣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洶洶不能
自保當時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
社稷已為丘墟百姓生靈已遭荼毒但聞陛下將有棄
宗廟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
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以手加額
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彦等譖
誘忌嫉無所不至臣等竊見邦彦等事太上皇帝享高
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發一言以圖補

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兆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羣臣維鄭居中力爭此事不可輕舉而王安中力賛王黼以遂其事邦彦非不與聞此議而畧不加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彦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乃當此國家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禄固位坐妨賢路而復忌嫉賢能害國家大計葢邦彦首唱

請和之議又請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阻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社稷存亡事未可知若謂金人真顧請和則既和之後何故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内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支吾聞陛下信任李綱自知計窮力竭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彦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駭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為敵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

綱非特墮邦彥計中又墮敵計中矣聞朝廷又欲增與
驢馬等物無乃借寇兵而資盜粮乎又聞邦彥尚執前
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念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
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朔之根本若棄三
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
更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
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之者葢以此地控扼西北下
瞰長安纔數百里今若棄太原則長安重城千里日在

其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以來北敵嗌嘗有割地之請當時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即政之始邦彦等便欲棄祖宗境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耶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十有餘郡之後邦彦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向矣自太原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

則是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
往生變亂雖欲還而都焉又未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
奠宗廟耶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北敵
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彦等忍棄之耶其意
不過欲紓目前之急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
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
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彦日在陛下
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為

危廹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次拔擢邦彦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廸者又是邦彦姻家必與羣奸力排以助邦彦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彦等黨前日邦彦請名國子監長貳相見累日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覿除侍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為陛

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朝廷之上非特綱為孤立而邦彥等自為身謀不以腹心事上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綱於國家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為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為君父備者又不聞有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忼慨為上言之至為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

獨綱妻孥未嘗還徙陛下方此當深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赤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黨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挑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加罪乎若以金人申請和議遂欲罷綱以謝之毋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因邦彥等譖謗之故廢斥之毋乃遭其愚矣

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廟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急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毋終為異議所沮昔魏文侯令樂羊將兵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羊乃載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任臣之功也唐憲宗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敗兵家常勢若兵常勝則古今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措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討乎於是左

右不能用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曰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難也韓愈誦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弗克有終也臣等願陛下遠鑑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彦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必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名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閫外之事盡付种師道使專之內外將

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為於天下者矣臣等學校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而邦彥亦昧平生所以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者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社稷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然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信試御樓呼名耆老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道路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去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慎臣等布衣之賤

論及宰相罪當萬死干冐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資政殿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事王球奉使斡里
雅布軍　先是正月七日何灌奏金人已到城北朝廷且
遣使人出來勞軍恐有商量於是鄭望之借工部侍郎
充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髙世則充副使令縋城而下
見金使吳孝民云皇子郎君到趙州路上截得今上皇
帝即位赦書以手加額云既是上皇禪位無可得爭却
與他講和休皇子郎君謂斡里雅布也又云如今南朝來

只似買賣也鄭望之問買賣之說如何孝民云要割大河為界更要犒軍金帛望之云如此即非買賣却是強取也遂引孝民入城八日孝民朝見陛殿跪奏今來議和皇子郎君要一大臣過去李綱前曰臣請行時朝廷已委綱御營守禦勢難輟行遂差同知樞密院事李棁與望之往使上謂曰若金人及割地即勿許歲幣增及三五百萬不妨論及犒軍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棁押賜金一萬兩及酒果賜斡里雅布出城時日已昏

黑有金人騎兵兩三人不知是使人射箭相及從者一人死之餘四人亦傷夜至孳生監見斡里雅布斡里雅布但訝國家違盟如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瑴殺金人之詔事見謀夏錄如此三五事都不及和議挩云有皇帝賜到金一萬兩及酒果來令吳孝民交割是夜宿孳生監蕭三保努耶律忠張愿恭三人來云皇子郎君至中路意便回只訝南朝不遣使人來求和望之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鄴去不知甚處逢大金人馬更不得消息三保

努云李給事知是上皇遣来皇子郎君道不知他今上意旨如何望之云主上即位十餘日上皇南幸朝廷倉卒未及遣使而人馬已及城下三保努云皇子郎君自入界不見遣使来制脚不定到此間今来和議無慮不了但南朝多失信須要一親王往大金為質北朝以人馬到處為界今已到汴京皇子郎君只要以河為界望之云南朝得北朝地把守不得北朝得南朝地亦恐難守不若多增歲幣却可商量三保努云説得極是但許

多人馬到来不成教空歸去大金人馬不是南朝健兒逐月有請受望之云若是講和朝廷須犒勞不知有多少軍三保努云河東國相二十萬皇子郎君三十萬如今講和便遣人去止河東軍此事朝廷不要遲疑早了便盃望之云昨日面得處若説及犒軍可許銀三五百萬兩此數亦不易出也三保努云金人去家有六七千里動經一二年須是逐人得兩挺銀一挺金方得望之云太師開得許大口又似以河為界好難商量九日敵

使韓宣徽云皇子郎君遣人去打城也望之云既是講和何言打城韓笑云且要耀兵遂見斡里雅布笑云打城人適已勾回矣又云講和事此自遣人去朝廷理會於是三保努耶律忠王納受斡里雅布書一封又一幅不封與望之同入城不封一幅乃是所須金銀表段數目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匹表段一百萬匹一更後到殿門又見所進書方知要割三鎮及親王一員候回日送到河要宰臣一員同往交割地界十日與使人

會殿門幕次奉聖㫖令少宰張邦昌往軍前議事俄頃
又令中貴引皇弟康王傳宣云康王請行梲云大金恐
南朝失信故要親王送到河別無他康王正色云國家
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李鄴自磁州路上遇金人同
至城下斡里雅布令隨使人還城中及吕頤浩等數人皆
還十四日邦昌從康王出城赴軍前李鄴高世則賫和
議書送伴蕭三保努等同去二十七日宣名梲與望之
對福寧殿上曰國家無許多金銀禁中却煞有珠玉等

卿等可過去商量以此准折遂往詳議斡里雅布許之二月一日望之同李棁賫珠玉犀角象牙出城須臾耶律忠来相見云皇子郎君今来交割訖棁上馬入城是夜姚平仲劫寨斡里雅布請康王及張邦昌相見帳前劉本朝旗幟數百面及俘虜到將校數十人再三詰責邦昌邦昌云必不是朝廷如此恐是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相結集故来劫寨斡里雅布云待道是賊来怎生有許多相公瞞心只可道朝廷不知也是日朝廷遣宇文

虛中到軍前虛中鄭望之相見具道皇子郎君有再和之意刼寨事只做朝廷不知次日王汭隨虛中入城報聘汭云皇子郎君道刼寨不干鄭侍郎事教他入城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在朝廷則堅守和議之約候姚古来兵勢益盛同共商量軍中自遣使人往謂三鎮國家邊面所係决不可割若割三鎮則我等將帥用兵無已時據三鎮賦入所得增作歲幣庶幾和好久遠如此遣使三兩轉勢須逗留半月重兵密邇彼

不敢遠去計孳生監粮草漸竭勢須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二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大臣急於邀功以為迂闊遂用姚平仲平仲古之養子也嘗從童貫平方臘回京師誇大殺獲魔賊之多大臣信其說意謂以殺金人如殺魔賊故敗繼而虛中往來和議遂定

六日手詔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即位累日大金擁兵遂抵京城于四方賢才未暇遠有號名也永惟國家大政

事已詔三省樞密院盡遵復祖宗法而近世名臣未有
褒錄何以示朕意司馬光范仲淹可贈太師張商英可
贈太保應元祐黨籍元祐學術指揮並不施行布告天
下咸使聞知　聖旨比年以来京城拘收拆毀民居甚
衆至民無所安居應苑囿宮觀有可廢以予民者三省
樞密院速條具以聞　聖旨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
士簽書樞密院　聖旨士庶伏闕上書本出忠義已行
撫定訪聞奸人乘時尚敢聚衆作鬧或刼掠財物毆打

平人令開封府三衙只令前去巡警彈壓如遇有此等人斬訖聞奏如彈壓無功當議黜責　德安府進士張炳太學生雷觀上書論事可嘉並與同進士出身除秘書正字既而無闕除太學博士　范致虛名赴闕許翰除翰林學士

七日手詔童貫等妄興邊事懷奸蠹國悉皆東下前往江浙在京如梁師成譚稹李彥已行遠竄所存百餘員皆小官疎遠之人並不係從來被重任享厚祿者今又

自陳乞依舊制寄資恩數等一遵祖宗之典百姓無知鼓倡率衆擅行誅戮刼奪財物震驚京闕皆不莫居已指揮李綱并三衙分頭弾壓捕爲首之人悉行軍法爾等各歸常業毋蹈極刑倘敢結集仰徒中反告支賞錢一千貫咨爾黎庶仰體朕意　蔡懋除資政殿學士知北京日下前去徐處仁除中書侍郎候替人到赴闕中書舍人席益除徽猷閣待制知河中府吳幵除翰林學士日下供職　聖旨近縁奸人糾唱百姓妄稱内臣謀

叛今仔細推究並無實迹顯是潛行誣執意在攘奪作過雖已節次捕獲斬戮慮尚結集人衆恐京城遼遠未暇遍知今廣行告諭 皇弟肅王樞少宰張邦昌除太宰著作佐郎沈晦借給事中使斡里雅布初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為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

八日訪聞輔郡兵馬副統制王蕃置司本在畿内今却領兵南去襄陽府又移文州郡稱金人圍閉京城要江

東西湖南北福建廣南陜西等路兵三十萬唐州置司
處交割即令用兵見在北方及京師戒嚴之時不委王
蕃因何南渡漢江去京城八百餘里不知蕃意所在又
蕃止絶州縣不得將錢物入京並令于置司處交割領
管衛護官屬日馳百五十里故敢狂悖妄作阻兵自營
實無勤王之意奉聖旨王蕃責授海州團練副使黄州
安置所有見領兵馬令所在州軍拘收責命令吏部差
使臣前去尋覔　何㮚除翰林學士許翰除御史中丞

唐重試中書舍人楊時除諫議大夫梅執禮除徽猷閣
待制知鎮江府毛友知杭州並疾速之任翁彦國依舊
發運使高衛副使方孟卿判官盧宗元陸寘並罷聶山
除發運司措揮不行
九日差宇文虚中王球再往大金軍前奉使仍就差迎
康王又差王時雍高世則館伴大金朝辭人使
十日康王歸上喜甚賜予良渥罷以太傅之命王居金
人軍中幾日姚平仲刼寨之夕恬然無所驚及歸都人

大喜爭出觀之　金人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爲質即不俟金帛數足遣使告辭上賜宴於軍中　制曰凡賞無常雖小臣而必錄因心則友矧介弟之敢忘疇其顯庸錫以蕃祉涓辰之吉揚命於廷皇弟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康王構德宇靖深風度凝遠出神明之胄閱義理以居多依日月之光安礜處而無斁比戎騎之侵軼數郊圻之驛騷毅然請行奮不圖已有此奇節顧烈士而或難壓以至誠雖強敵而猶感逮退師而底績遂

擁旆以言歸是用躋帝傅之榮班分州牧之重寄申威
雙鉞進律兩藩以勵羣倫以惇至愛嗚呼原隰裒矣旣
見急難之情福祿嬉之宜共安平之樂往膺光寵益介
壽康可特進太傅靜江奉寧軍節度使桂州牧鄭州牧
依舊　詔罷明堂頒朔布政官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
廸與告和使借右文殿修撰宋彥通參議官借工部侍
郎滕茂實館伴金人王介儒劉思等使尼瑪哈軍　是
日金人退師

十一日馮澥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赴闕

十二日遣王球使河南大金軍前迎接肅王　手詔朕以眇躬託士民之上夙夜祗懼靡敢遑寧比者金人犯順都城閉關踰月軍民展力捍禦賓勞朕知之矣而不逞之徒輙乘時造端相扇為變內作不靖震驚朕師謗詈大臣毆擊內侍白晝摽掠乃敢公肆凶殘朕念嗣位之初首遭艱難德意未孚致汝等抵冐如此朕甚悼焉播告汝等朕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裁抑內侍不

崇飾恩倖不聽任奸人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營宴遊之地不竭爾力以廣無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務與汝等體息其有奸究不悛敢復犯法紊亂我綱紀當重置刑戮必罰無赦咨爾有衆明聽朕言　罷廠中監符寶郎　聖旨樞密院在祖宗時參用勲舊武臣朝廷修整兵備宜擇得軍心武人為簽書同知庶幾緩急可以荷仗三衙軍政之本祖宗規模宏遠今悉廢弛宜擇有威望邊將用之以揚厲軍旅　种

師道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嗣承聖謨獲紹大統適邊堠之懈弛致郊畿之繹騷荷天之靈俾敵悔禍既遣使而講好遂以時而退師載惟千里幅員羅屠掠之苦四方遐遠多調發之勤兵屯嬰守扞之勞編户傷括輸之急朕每念此惻然痛心不能保民乃使重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是用疏曠蕩之恩沛汪濊之澤嘉與海内底於丕平可大赦天下　於戲三事大夫羣后庶尹國勢委靡而不振宜思所以捄治之方黎元愁嘆而無聊宜

思所以撫綏之術保盟固圉節用廣儲庶幾協心共圖
康乂　太宰李邦彥奏乞致仕手詔李邦彥任政府累
年屢形憂國愛民之誼以至慎惜名器抑裁冗濫獻納
非一朕在東宮時熟聞嘉謩策立之際備罄忠誠金人
犯闕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撫軍民為急朕一一施行
衆志未能遍喻乃作弗靖鼓倡流言又與前日異意元
惡之人忽生怨憤實駭予聽已依所乞宮祠播告中外
咸信勿疑

十三日尚書右丞李綱知樞密院事　聖旨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宫使副並罷　陜西漕臣吴興祖京西劉民瞻淮南龔端兩浙李鄴䕶江東曾注並罷

十四日賜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第一區尋詔取祖宗舊法所降指揮更不施行當自政府始　制曰大臣事道必嚴去就之規明主佑賢務全體貌之志眷時元輔久執化鈞方引疾以辭榮用疏恩而涣號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彦毓德偉大秉心曠夷以髙文掞

藻於禁林以偉望奮庸於政路遂叅夢卜進任台衡丕
釵羣才以大明於國是力裁衆弊曽不顧於身謀迨予
纉紹之初載嘉翊戴之職登之冢宰倚以遠猷方四郊
多壘之虞惟一日萬幾之曠雖稍閒於綏定念正賴於
敉寧忽覽奏封力祈謝事諭言屢遣章却復來惟陳義
之甚高遂僉賢而莫獲加班崇於秘殿行使組於殊庭
併衍户租是昭眷禮於戲進而許國既朕心朕德之咸
知退不忘君尚嘉謀嘉猷之入告往安素履用體至懐

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依前起復特進　制
曰朕祇膺聖訓獲紹丕基遵制揚功仰憲祖宗之舊圖
事揆策旁諮弼亮之賢爰得異才俾登宰路告爾朝列
咸聽朕言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吳敏氣和而志剛才通
而識邃潛心自得學造古人之微秉義不回德全仁者
之勇蚤儀禁橐遂贊武機非堯舜不陳安社稷為悅定
禁中之策實靖我家運堂上之奇遂固吾圉逮鈞衡之
虛次訂公議以咸歸是用升次輔之聯兼以列西臺之

侍陪敦多邑躐進文階併錫寵光用昭眷禮嗚呼慨覩
今日浩若涉川考政刑則本末失倫語財用則上下交
困易於出令而宣布者多還輕於用人而欺誕者得肆
靡仗節以徇義咸僥利以成風國勢頹靡而不張軍律
汰玩而無紀非至公無以懷黨與非持重無以鎮奸萌
卿其畢議而力行朕且虚己而傾竚往欽成命以究永
圖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簽書樞密
院事耿南仲除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李梲除尚書

右丞　李綱言伏奉聖恩除知樞密院事聞命不知所措竊以鴻樞之長專統兵機宜得魁竒英偉之人以居其任臣本書生進由庠序雖常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輙多忤初荷上皇識拔執筆螭坳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庶奔走爭具舟栰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陳與得直前論奏當路排擠流落七載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奉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吏弛備金人入據全燕肆其

烈焰來犯王畧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煩欲授聖子意未有發臣與少宰吳敏協建大策賛成内禪歲首上皇南幸淮浙廷臣亦有勸陛下為避兵之計者臣躬述利害回鑾輿之行為固守之策陛下不以臣卑鄙驟加擢用自庶僚不五日而預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勲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簡閱將校率厲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廵警戢奸以安衆閭道

移檄河北諸鎮豫爲隄防忘食不寢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連營逼敵使之進不敢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遽出幾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猶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預是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接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列布要衝分遣軍馬

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拒敵馬射殺金人甚衆是夜臣陳兵扞禦宿城下明晨復列陣與敵相望臣所統兵馬士氣百倍欲戰然臣其晚来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愚欵實無他腸特賜宸翰許之保全慮其空乏加錫兼金未逾三宿亟垂名見俾還舊物並付京城四壁守禦之事諭以怨仇讒謗欲持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載生成之恩不可為量瞻謝之際感淚交集

德隆命輕捐軀㠯避惟是都城細民因閒殺掠内侍理
資彈壓臣躬稟睿㫖即取其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
通衢以靖羣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竊惟和議既
成金人擁重貲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
既乖臣本志兼總兵政豈其所宜且祖宗舊法兵符出
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
今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廷之令攷於舊法未見其
可臣竊謂金人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戩

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須于旬日之間犒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平仲种師道以團結保甲還州縣使各安其業内外人心既已粒寧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今雖未敢亟去而巍冠樞廷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所有告命未敢祗受奉御寶批降詔不允日下供職　知樞密院事李綱奏諸路勤王之師民兵等官並與轉一官其民兵到本處合優與犒設從之

十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言事為職故監察御史自唐以至本朝皆論政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元豐紹聖悉著甲令至崇寧間大臣營私欲其便已遂變祖宗成憲使人君無兼聽之明而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名存實亡害治尤甚今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為急方陛下隆寬廣問猶下采於芻蕘況臣等輩忝備臺屬使望清光効愚忠仰裨聖政萬一不勝幸甚伏望睿旨本臺今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

文以復祖宗之制奉聖旨依祖宗法　新除少宰吳敏

奏臣伏見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乞復用李綱仍且留种

師道宣撫聚衆既多遂聲言欲毆擊宰執至楇碎登聞

鼓擅殺內侍十數人賴陛下聖明即刻撫定臣待罪樞

府不能彈壓以靖國又致使軍民因忠義之心成變亂

之禍臣罪甚大不敢逃刑重念艱難之使之時未敢自

拘司敗臣即時宣奉睿旨令李綱种師道三衙開封以

軍法彈壓今首尾數日元惡就誅從黨黥配罔有佚罰

朝廷刑威稍伸於國人矣李邦彥累乞致仕陛下已降
旨從所請抑臣有區區之見願為陛下陳之昔高歡在
魏見衛士聚黨焚領軍張彝宅朝廷畏其亂不敢治退
遂散家財結死士卒成伯業由此觀之國家不能修政
刑者奸雄窺伺之資也古語有之曰投鼠忌器況天子
之相乎李邦彥輔佐上皇自前歲以來罷易宰相更革
政事以定山東河北之寇皆邦彥之力頃受命上皇援
立聖明倉卒之際上皇付託以腹心勤勞實多又建遣

李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但邦彥為人畏慎太過
緩於事機而國人不堪圍閉之苦取金帛質親王之辱
至罷李綱示不復用兵則國人不勝其憤遂有此變邦
彥之始末如此異時奸惡如王黼未嘗得此於國人而
邦彥遭此豈非不幸乎臣願陛下下臣章曉諭國人因
使四方知前日為亂之黨已就誅責而邦彥之為人稍
自白於天下然後加恩禮起邦彥惟陛下聖斷奉聖旨
布告中外咸使聞之　國子司業黃哲等奏以太學諸

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作鬧見今待罪奉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學官何為自疑乃爾待罪可速安職仍曉諭諸生

十六日聖旨内侍特旨令轉出或致仕者並與換官已轉出者改正仍令後内侍並轉至武功大夫止餘令條具聞奏

十七日探報金人渡河北去　臣僚上言審取舍以辨是非行賞罰以明好惡明主之先務也竊見蔡京于元

符建中之際包藏既深罪惡未顯有識之士雖知其必亂天下而嗜進躁妄之徒方且倚以為宗主故右司員外郎陳瓘嘗為諫官獨能推測其用心而披抉其姦狀於未著之前詳言極論明若蓍龜至於今日無一不效故京尤忌畏之此一時言事官得禍最酷諸人既得自便而瓘獨再貶指定居住州郡流離羈窮終以廢死忠義之士至今悲之語及瓘者未嘗不為之流涕伏望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為忠義之勸奉聖旨故承

議郎陳璀贈右諫議大夫仍與一子恩澤　制以同知樞密院事京畿宣撫使种師道為撿校少傅鎮洮軍節度充中太一宮使　少宰吳敏等表以四月十三日為乾龍節詔所請宜允　澤州奏大金國相尼瑪哈兵次高平縣初尼瑪哈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皆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上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為之

一空及金人入犯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先叛
從金人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在平陽者破
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
攻髙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命統制官郝懐將
兵二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車之險以种師道為河東河
北宣撫使駐滑州以姚古為制置使總兵援太原以种
師中為制置副使總兵援中山河間諸郡
十八日聖旨李邦彦受命上皇輔翊朕躬應恩數等並

依白時中例施行　少宰吳敏辭所遷官奉聖旨可通議大夫就職

十九日聖旨催督王球過河前去大金軍前迎請肅王以初約至河即回故也　聖旨可選用老成忠厚之人為太學官訓教諸生使自知恥自好學庶不倡導紊亂朝政詔以右諫議大夫楊時兼國子祭酒初种師道為宣撫使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姚平仲謀刼寨數日行路皆知之敵先為備二月一日出師以為功在頃刻矣御

營使司屬官方會封丘門草露布忽馳報失利上震驚
於是罷綱解其職俾待命浴室院師道亦罷宣撫以右
丞蔡懋代之復議講和命守城卒戢弓弛砲無得輒傷
金人初五日太學生陳東率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
乞留師道與綱已而集軍民數萬人相謂曰非見李右
丞种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退朝自東華門出至闕
前衆指宰相李邦彥數其罪嫚罵直前欲毆之邦彥疾
驅以免領開封府事聶山舉鞭揖東等曰諸公為此可

謂忠義矣邏者以聞上命閤門索所上書項之中人傳旨諸生所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義當便施行其中有欲散者衆閧然曰安知非偽耶須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而還於是知樞密院吳敏傳宣曰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使金人稍退即令復職猶不退時日已旰矣百姓乃舉登聞鼓置東華門外撾而壞之山呼動地樞密耿南仲至諸生曰先生前日為天子傳宣言無不行今軍民之意堅欲復用李右丞种宣撫幸先生言之南

仲曰當便求對以諸生之意奏上衆慮南仲詐擁其馬不得歸南仲亦徑入朝繼而開封尹王時雍來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以奸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逸去殿帥王宗濋謂上曰事已爾亡可奈何當黽勉從之不然且生變遂遣南仲呼於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百姓數千人詣浴室院迎之帝益恐於是相繼而宣者絡繹不絕内侍朱拱之先得旨宣綱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

臠而磔之卽矯制曰殺内臣者無罪又取十餘輩殺之皆裂其體碎其骨取其肝腸揭之竿首號於衆曰此逆賊也綱既對卽詣行營司而師道亦歸其宅士庶知其復用也遂散是晚天子下詔曰士庶伏闕上書願見李綱种師道朕已親覽深諒爾等忠義已令綱師道傳宣撫諭若更乘時恃衆亂行毆打令綱師道以軍法從事是夜復聚衆殺内侍而毁其家者數十人明日詔再下猶不止初七日李棁蔡懋言於上曰太學生率衆伏闕

意在生變不可不治上不之罪也司業黃哲黃唐傳以不能約束諸生待罪詔答以速安爾職先是諸生聞朝廷欲治其罪不告而去者大半學官以不告而出用學規屏之諸生復閧然乞同屏乃亟命楊時兼祭酒名諸生慰勞之越兩日復令聶山傳旨撫諭焉先是聶山奏上曰臣前日聞蔡懋李棁諭與太學長貳令屏出伏闕上書陳東等諸學生聞之莫不憤然一學盡欲拂袖出學今日又聞棁呼王時雍令根治諸生并伏闕百姓

欲置於法臣聞不勝惶駭仰惟陛下以睿知之資撫臨萬邦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憤乘隙相聚殺傷内侍指罵奸黨蓋恃陛下仁聖又能與百姓雪其怨氣而蔡懋李棁王時雍之徒恨其罵已而李綱驟欲鋤其根株又棁宣言為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李綱親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心歸怨陛下也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兼士民上書不約而從者千萬人其言皆平時公論乃陛下所欲急聞而奸臣之所甚惡也豈可不禀上旨敢

今開封府快其私忿臣願陛下作訪聞行下速賜止絶庶幾忠義之士不死於奸臣之手而忠言讜論日聞於九重實宗廟社稷之幸　胡安國除太常少卿馮澥除左諫議大夫　臣僚上言伏見近差承議郎劉棐起復知鄧州宣教郎劉窠起復陝西運判者臣竊惟國朝以来凡在職以憂去位之人自非事勢去就係天下重輕邊臣用舍係生靈休戚者未嘗奪情釋服俾越禮制號稱從權者也比年以来風俗偷薄仕流奔競交權要以

幸取進為人子者無復鞠育劬勞之念至有母死在草未暇治喪治飭竿牘急遣走卒以圖起復如福建提刑俞向者在任丁憂夤緣得請候葬畢日許令起復乃更不復挈喪歸鄉即就任所便營葬地掩其所親如濟州通判毛孝立者孝行凋零以至於此聞者鄙之今陛下新即位德教所加將躋天下於純孝之域如起復之例詎可因而不革況劉棐劉寀鄧州陜右並不係邊廷急切特令寢罷聽其終喪特與除擢庶幾自今以往卧苫

枕塊之人無復彈冠結綬之典不勝幸甚奉聖旨依奏

應州縣官如有似此之人令吏部條具申尚書省

二十日聖旨應文武臣僚曽係朱勔等舉辟及曽受財

物妄相求托展轉舉辟者並仰所屬告首限一季如不

肯說根究罰罪者並追官勒停仍許人告賞錢二千貫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統

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衂棄河不守灌望風而遁遂致

敵國馮陵畿甸當行軍法其罪維均今灌以重傷死於

牖下而方平未正典刑無所畏憚國威不振士論惜之陛下方欲法藝祖以武功定禍亂統御將帥使有罪者必誅當自方平始奉聖旨依軍法戮於都市　聖旨金人侵擾京畿致良民横被殺傷士卒殞身行陣除内中已開建道場追薦朕食素膳親詣行香并令在京宫觀僧道各設齋醮懺會仍遣使分就四郊嚴潔致祭

二十五日范致虚差知京兆府任諒差知延安府盧法原除徽猷閣直學士差知成都府陳邦光差知潭州葉

夢得差知潁昌府陸藻差知應天府范致虚赴闕陳邦
光引對指揮更不施行張叔夜差知東平府觀文殿大
學士白時中差知壽春府資政殿學士王孝迪差知廬
州　給事中王雲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曚使斡喇
布軍　太一宮使种師道除河南河東路宣撫使保靖軍
節度使姚古為制置使其軍承宣使种師中為制置副
使領兵赴趙州
二十六日侍御史孫覿等言伏見金人深入三輔震擾

陛下總攬之初坐席未煖分遣使臣捐棄金幣以為和戎之計中外之憤痛心疾首以為構怨連禍之人未即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蠧國害民之政而祖宗法度變移幾盡托豐亨豫大之説倡為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置曲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羣小充滿要途禁錮忠良悉為朋黨交通閹御竊弄威柄鬻賣官爵貨賂公

行盜用庫金奸贓狼藉閨門混濁父子詬爭廝役官為橫行滕妾封至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奸巨惡未有如京比者太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奸狀凡四罷免而近幸小人相與唇齒恐失所憑依營護擁蔽既去復用而京偃然自如羽翼已成根株盤互不可動搖凶焰益肆覆出為惡倡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復睚眦怨氣充塞上干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攜離上下解體於是敵人乘間

鼓行而南如入無人之境矣陛下赫然奮朝綱貶斥用
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況京在政
和中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又欲
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為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
抵罪伏誅而大臣固爭請待他日之釁王黼當國循襲
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悞國固不容誅而構造
邊患父子相為終始與黼均為罪首公議藉藉不平未
可以但已矣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為三公者二人

親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亡慮十數名園甲第僭擬宫
省袍帶之寵下逮童稚犬吠非主尚懷糟糠之恩傾京
所蒙何以論報不圖邊遽上聞而京盡室數百輩治舟
楫挾輕貲一夕遁去君父惸然坐圍城中無一人有同
患難之意掉尾不顧曽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如此使
京尚在相位安知其不開闗賣國如馮道輩予寧相非
其人果為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虚敵人侵侮無所不至
而京又善為奸害嫁怨飾非獨使上皇負謗於天下衆

論不容尤在於此伏望陛下睿斷勅使追還早賜竄殛稍正京父子誤國滔天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一洗上皇晻昧之謗少舒四海生民忿懣戚戚不平之氣不勝幸甚取進止　孫覿等又言竊惟幽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朝不渝之盟構三邊無窮之禍以成朝廷今日之大患故中外之論咸謂蔡京子攸王黼童貫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而投荒之罰獨加於黼此羣心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嘗聞言事之臣

具疏渠慝蔡京之罪乞賜竄殛今不復重陳仰瀆睿聽敢以貫攸之罪試舉其畧為陛下言之貫出自閹尹喜為禍亂攸憑藉世祿濟以奸回平日懷諼迷國壞法亂常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固已不勝誅矣方王師之北伐也貫為宣撫使攸實副之提數十萬之師挫於殘破之敵淹留彌年卒買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貫以太師封兩國公攸遂入總樞廷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款北使韓昉見貫攸於軍中卑詞祈哀願捐

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於廷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恐非我有而國計民力從而匱竭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當蔡京專政貫則興結邊隙首引趙良嗣用之本朝追乎金人結好攸則招納叛亡反覆賣國構怨結禍使敵人因以藉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收雲中之地卒無尺寸之功反以剪除寇攘枉道河朔而歸又慮衆人之議己也公肆誕謾凡第賞者千百人貫遂封廣陽郡王而

攸亦進太保封燕國公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犯塞貫竄縱之攸見邊報警急貫則遁逃以還謾不經意玩兵縱敵一至於此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追陛下踐阼之初敵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携持金帛舳艫相銜盡室遠去使聖主獨處圍城中曽無同國休戚之意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臣願陛下奮揚威斷察其悮國罔上之罪天下之所共棄早正典刑以為萬世賊臣之戒孫覿等又言臣等伏見比歲以來閹

人用事竊弄國柄典掌機密挑發兵端構成邊患於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抵京闕宗社之危殆若綴旒陛下赫然竄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衆議不厭以為首難之人實始童貫臣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國之大者尚可數也貫自陝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罔上為術虛立城寨妄奏邊捷以為己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饋遺鬻賣官爵超躐除授紊亂常制有自選調不由薦舉而輒改京官有自行

伍不用資格而遽升防圍者有放廢田里不應甄叙而擢登侍從者奸贜小人爭相鼎悅侵漁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户如市金帛寶玉充積如山私家所藏多於府庫此貫之罪一也戰士之徒冒犯矢石傷者有金帛之賜死者有褒贈之恩自貫用事一切廢草戰傷之士秋毫無所得而歿者又誣以逃亡之罪乾没軍賞悉充私藏比至師還虎人庇卒守舍掃除之隷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取陜西勁卒刺為

親兵號曰勝捷方征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自貫為將帥每出內帑金帛以濟軍須奄為已有而嚴立軍期取償於州縣頭會箕斂民不堪命貪贓不法凶焰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議已中以危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臘作亂攻陷城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御衆無法縱為貪暴悉斬良民以致首級于是民死於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在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

以為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
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
之人身為三公職在樞省攘會不已遂至王爵在昔勲
德所不敢居本朝故事亦未嘗有而凶愎桀驁長惡不
悛怙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熵赫威震天下產怨召亂
浸成國難陛下親政之始大明誅賞以勸四方如貫具
此六罪何所逃於覆載之間伏望正滔天之罪以為亂
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奉聖旨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

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太師廣陽郡王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追廣陽郡王徐豫國公致仕池州居住太保領樞密院蔡攸降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制曰九變而賞罰可言必待是非之審四罪而天下咸服蓋顯黜陟之公邦有常刑朕何敢巳蔡京親逢聖世被遇三朝四任宰衡始終二紀迹其行事殊咈師瞻假繼志述事之名為蠹國害民之政託豐亨豫大之說肆窮奢極侈之風祖宗

典章變更幾盡公私儲積掃蕩無餘引邪佞于要途陷忠良於黨籍園第僭踰於宮省子孫皆列於禁嚴交通瞽御而奸弊縱横漁奪下民而怨氣充塞毒既流於中國禍終嫁於上皇況在政和實倡平燕之議既開邊遽卒先聚族以逃雖汝計之甚安顧國家而何賴士庶伏闕臺諫交章公論既喧顧法不可朕尚念弼諧之舊特優終始之恩俾長蘭臺往分留務曲全體貌仍許退休免服寬恩毋忘循省可責授前件制曰任隆將相功必

在于去邪位極公王義莫先於體國倘辜大用宜置嚴科童貫夙侍宮闈亟膺重任付以兵柄時為信臣護諸將垂二十年論戰功無尺寸效惟事誕謾之術實乖撫御之宜紀律不嚴賞罰失當盡壞軍戎之政令肆紊朝廷之紀綱家室奄有其金繒軍須取償于州縣將士為之解體吏民無不興嗟頃敗累朝不渝之盟首構三邊無窮之禍號復故地實守空城再為太原之行又唱雲中之議師徒暴露讟怨並興馴致敵人輕視中國遂震

驚于都邑軫危懼于夙宵生此厲階誰執其咎議者皆不汝置朕心安得而私猶念股肱曲全體貌姑奪廣陽之封爵尚子環尹之崇階俾即退休保其終始體於寬典毋忽欽承可特授前件制曰位居台輔必資補袞之功職領樞廷尤賴折衝之畧儻乖成績宜鮮政機蔡攸擢自貴游初無學術早被聖神之眷亟登廊廟之隆不思直道以事君乃復邀功而誤國頃將虎旅同撫燕疆殊乏遠謀大開邊釁既不能保盟於舊好又不能制勝

於萬全遂以重兵挫於殘敵至傾國幣僅得空城納叛亡以啟戎心肆欺誕而忘國事逮金人之深入問邊備則茫然勿為守禦之圖惟事遁逃之計構怨連禍逞其一己之私疾首痛心生此厲階之梗議者皆不汝置朕恩安得而私尚屈典刑曲全體貌其觧本兵之柄仍鐫論道之官畀四品之文階領真祠於善地體予寛典毋怠欽承可責授前件　御史中丞許翰言伏見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直學士孟揆父

子相繼領水衡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談隄防之功多張梢樁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錢藉以為資結交權要內侍王仍為心腹與主趣取名位不知紀極容其才識僅齒奴隸而父視政府子冠從班殃民辱國孰不憤惋夫河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為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殘破所辟官吏計金敘績遷官進秩自為朝廷富商大賈爭注名

牒身不在公遂分爵賞每一興役無數濫賞省部御史莫得鈎考陛下方將澄清朝著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伏望籍其奸贓以正典刑奉聖旨孟昌齡孟揚孟揆並落職昌齡與在外宮觀放謝辭孟揚依舊權領都水監孟揆候措置橋船了日取旨既而許翰復言昌齡等父子世濟其奸根據朝廷事連宮禁盜大河之調度以副私藏浚民生之脂膏以易官爵為國結怨俾天降殃今幸暴其惡釋勿深誅尚使領職則是既得

盜蹠辱以蒲鞭而還之東陵也何足以懲之昌齡為銀青光祿大夫楊與揆亦皆光祿大夫秩在翰林承旨學士之上雖云褫職猶不褫也陛下亦何愛於羣醜而不施行之奉聖旨孟昌齡與中奉大夫孟揚孟揆與中奉大夫餘官並追奪　御史中丞許翰奏言伏見王師既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古今蓋未有以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志分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誠之力也陛下欲

斷今日之議當究為和為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髙帝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為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厲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於中斯其所以為英雄者也陛下決和議則臣欲陛下取太史公史記虞卿傳覽其反覆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西北無河東則陜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計不過謀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為東晉

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丘墟遂陷外國使世無王導謝安之才或有而不見施用則東晉割據猶恐未易為也借使能為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若盜陵寢取一抔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為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猶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為太祖即位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為不侔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百

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敵在掌握縱而不取使益張大若之何以太祖為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敵不釋憾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漕運之役有應援之兵有拒據之要皆當素治不計小節但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銳已亡何以取勝凡今為和議者苟取目前之無事則又未可必也臣聞

西北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若陷異域則必南向作賊死且為中原鬼使三鎮之衆發憤怨懟人為冦攘非小變也故姑息目前亦未易得況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税駕歟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獻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艱大晉武與杜預議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賛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

振周世宗初即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度衆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敗自持其説臣近問种師道平仲所以不利者師道為臣言劫寨之法不用大兵當少擾之使自蹂藉而後可乘又地勢横入河中渡兵橋隘此利誘使出戰不利以兵入寇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敗失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勇不恃謀將而恃詞説非兵不可用

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大来
遂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
與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效異者何
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復来景德之間
中國正強而受之以和故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縱敵
之患而欲為景德之寛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不
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敵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
難之夫為國不保數年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然矣乞

下臣章使有定議取進止三省密院同奉御筆安危之事甚大三省密院議定取長策付諸將
二十七日鄭望之罷户部侍郎依前提舉亳州明道宫
二十九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朝廷於此擾攘之際不吝恩寵以勸有功用十餘大臣悉擢以不次如路允迪已為八座矣緩急備用豈敢辭難而猶以樞密寵其行李鄴鄭望之輩皆由下位躐躋法從沈晦奉使官其白身爵賞可謂至厚矣然今日威令未振舊習猶存

士多自謀莫肯為用人皆玩法莫知可畏蓋由刑罰廢也如兵興以王蕃為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而蕃乃逃唐鄧間矯令竊權以名四方之兵使金穀不得至京師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止於安置黄州而已宇文虚中王雲為童貫叅謀實啟邊患及聞寇至輒先遁歸既不即加罪且以虚中為資政殿大學士京畿宣諭使而虚中不肯就職逃宿亳間此於律當誅也今乃處樞府蒙重任雲募兵京城已逃香山今猶列從班畧不知耻以

至擅離職任者自侍從至寺監數十人無奉公守職之義而有幸災捐君之惡至今未聞竄黜且如蕃等不誅離任者不竄萬一復有緩急而人習知其然又豈有一士之可用一官之守節者哉欲望檢會前後臣僚所論宇文虛中王雲王蕃罪狀及御史臺奏勘擅離職任姓名即賜施行天下幸甚　聖旨工部郎官趙考功葉宏中主客杜從古刑部柯暘比部胡邃並與外任差遣唐仲除秘閣修撰與郡李梲舉南京鴻慶宮鄭望之李鄴李

邦獻白彥暉蔡偕蔡術蔡行蔡絛蔡衛蔡仍蔡衕蔡衎等並與外任宫觀　聖旨祖宗政事内太宗時三司上言通事舍人焦守節監榷塲院課利增羡當推賞典太宗曰一通事舍人遷官當為閤門副使若以財利羡餘而進此職則守邊宣力之臣曷以為勸遂薄其賞祖宗慎惜武爵兇庫有功之吏尚不肯以閤門副使與之所以為邊臣之勸者甚厚朝廷近来輕用爵賞自蔡京童貫敗壞祖宗舊制故干求之人援以為例其源泛濫遂

不可塞今臣僚之家給使之人及諸官司人吏有為正使横行遂郡者不可勝計童僕皁隷享高爵厚祿有邊鄙用命之人終身不能得者武夫聞之莫不動心觧體應臣僚及后妃戚里之家使臣及官司局務人吏其官並不得過秉義郎令三省樞密院下吏部取索限五日供具以見今官職高下分為四等換授從義秉義為一等忠訓忠翊為一等成忠保義為一等承節承信為一等雖别因功賞轉授而元係給使人吏者並依此施行

臣僚上言契勘遥郡正任恩數班著相去甚遠凡自遥郡還正任者自合從刺史次第轉行今有自遥郡與落階官而授正任者便直超轉朩等正官雖承宣使亦便轉行是皆奸巧希進務欲躐取欲乞今後遥郡承宣使若有功勞應除正任者並只除正任刺史庶幾員選不至猥多奉聖旨依奏

三十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李邦彦言臣以包羞衆怨之危跡而復蹈人臣不知去就之機以樸學鮮

諆之僥生而取累朝廷進退大臣之體故終以罷相留
京師為未安豈獨人言之可畏乞檢會前奏俾臣持餘
服以歸候從吉日在外宫祠臣之死生實係鴻造隕涕
投誠甘俟斧鉞奉聖旨依奏　聖旨今後侍從官雖非
職事特許言事　詔曰朕惟秦晉之邦襟帶華夏習俗
忠義物産阜繁昔我祖宗守以德澤愛養兵力蓄藏兵
威漢蕃之人咸獲休息後以邊臣生事屢構干戈俘馘
無辜之民焚刈安居之族仇怨交復恩威並傷轉輸支

移空竭根本士卒衣廪給與不時追夏國恭命以講和上皇厭兵而偃武咸望少愒以永太平而諛佞之徒蒙蔽成俗宣撫司勞獎將士歲月相尋應奉官裒斂奇珍錙銖必盡材木蔽河渭而下珠玉满權倖之家此皆暗奪軍儲侵損漕計極邊缺糴買之本則科配遂及於蕃部道路多撓先之綱則衣絹腐積於郵亭泉貨屢更號令失信田疇廢業商旅不通計臣循默而取容將帥熟視而不問養成大患重困吾民致使戰守之兵不免凍

餒之苦重以拓地燕壤失信遼人多納叛亡遂構釁隙
痛百年之盟誓翻為怨仇誘兩界之生靈習成反覆況
復朘削軍士之廩養濟歸附之民蠹耗公私布滿郡縣
朕初嗣大歷恭聞訓言開諭再三俾從改革但以親政
數日之近正當都邑戒嚴之時不免召兵以為應援中
外勞擾滋甚於前夙夜靡遑言發隕涕朕今側身以答
天戒屈己以講隣驩傾府庫自貶損以退城下之兵減
膳服躬菲薄以訓羣臣之儉裁省祿秩擯剔弊端倘有

利於軍民誠不愛於膚髮考縉紳士庶之論鮮生事貪
功之臣罷掊克之吏以安人情增糴賣之本以寬民力
惟汝邊帥更思遠圖或戍守有歲月之勞理當優恤及
法度非人情所願事可更張悉聽條陳無有回隱念爾
忠義奮身之士當朕艱難纘服之時或乘障以扞邊陲
或應詔而赴國難奔走道路冒犯兵鋒否德難堪痛在
朕體若上天悔禍敵人降心尚須協濟之功庶有康寧
之日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可令陝西河東路帥司監司

迺州軍出榜曉諭　少宰吳敏等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三表從之

靖康要錄卷二